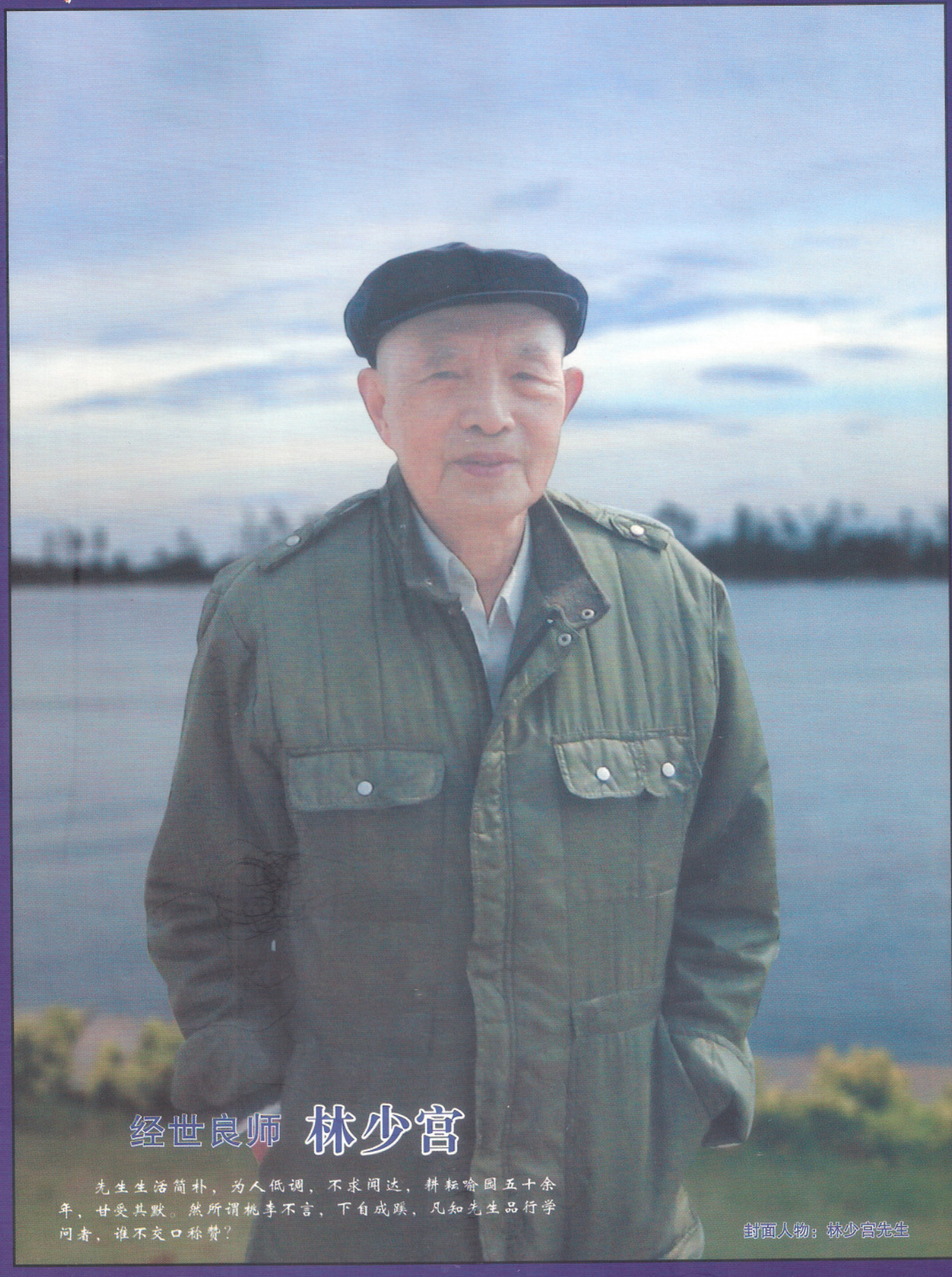
華中大导師

Hust Tutors
办全国最好的校园人物杂志
2008年12月号　总第12期(双月刊)



经世良师 林少宫

先生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不求闻达，耕耘喻园五十余年，甘受其默。然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知先生品行学问者，谁不交口称赞？

封面人物：林少宫先生

主管/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出版：《华中大导师》杂志编辑部

顾问委员会：李培根 王 乘
欧阳康 张 晋
邵新宇 杨叔子
张勇传 范华汉
余津宜 李 军
李震彪 冯 征

编委会主任：马彦琳
编 委：金凌志 刘红军
社 长：徐海波
主 编：赵 悦
社长助理：袁 红 胡素青
副 主 编：宋诗琴 江瑞芳
记 者：邓 丽 陈慕贤
陈 根 肖 丹
杨 欢 魏贵芳
刘 旭 蔡木子
高 欣 揭明玥
宫玉斐 夏海军
柏彦雯

版式策划：徐海波 袁 红

刊头题字：李培根
E-mail：husttutor@163.com
封2 涂又光先生题词
封3 《华中大导师》品牌标识
封4 “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

Cover story
[封面报道]

4 林少宫：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先生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不求闻达，耕耘喻园五十余年；治学严谨，学养深厚，成就斐然，于计量经济及数理统计学科贡献甚大。

6 林少宫：耕耘半世 奉献一生

五十多年来，林少宫教授一直默默耕耘在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片沃土上。他不仅身体力行，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贡献智慧，更为可贵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倾注毕生精力培养人才。他以敏锐的眼光发掘可塑之材，悉心教诲，尽心提携。

10 老师，林少宫

14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尖端对话

18 做减法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却又亘古不变的话题，你我每天都在思考。穷人希望变成富人，丑人希望变成美人，富有又美丽的人还乞求权利和声望。但对于教授刘德明、博导刘德明、学界带头人刘德明来说，幸福并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做好导师，带好学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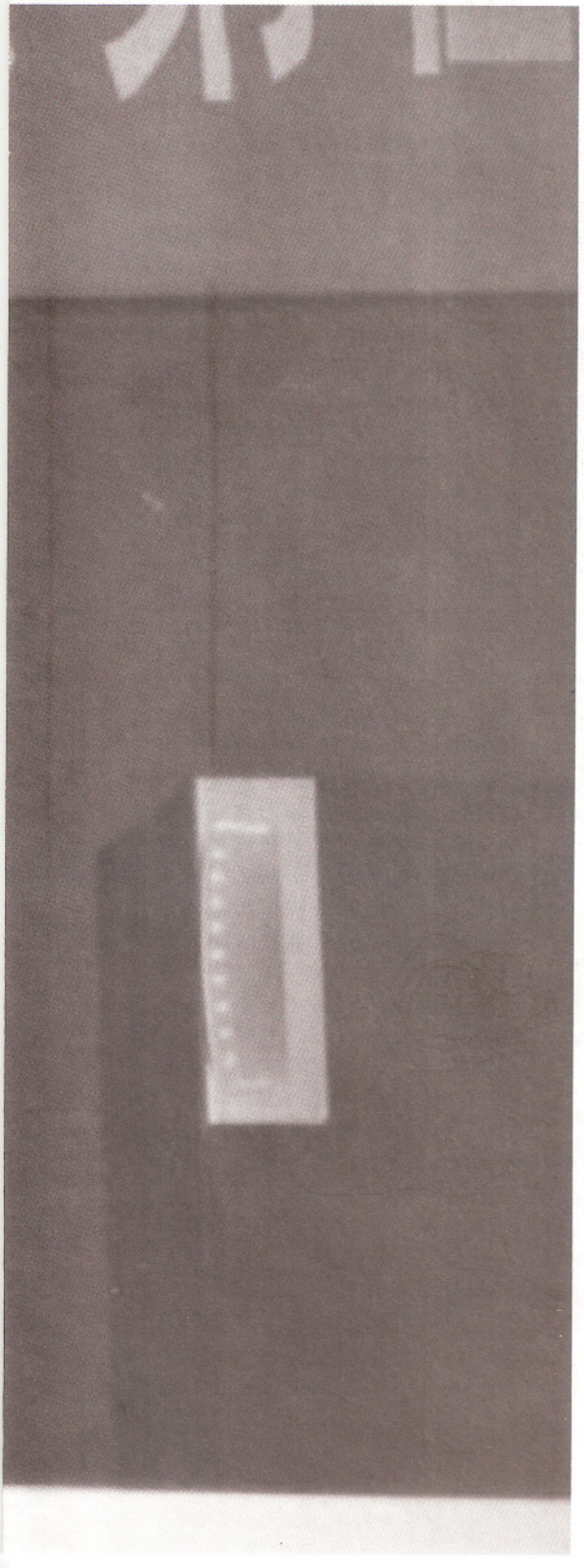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赵 悦 胡素青

林少宫：桃李不言 下

先生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不求闻达，耕耘畹园五十余年；治学严谨，学养深厚，成就斐然，于计量

自成蹊

经济及数理统计学科贡献甚大。



□本刊记者 魏贵芳 胡素青

人常言：喻园大。久居此园，知言非虚也。然喻园之大，在其地广乎，在其楼大乎？然，亦不尽然。究其真义，喻园之大，当在有大家、有名师聚焉。逝者如裘法祖、健者如张培刚，堪称大师；又朱九思、杨叔子、涂又光、张良皋等，其名亦盛；其余如两院院士等，则更多矣。郁郁华工，岂在树焉，师亦然也！

如论学科之盛，工、医当首屈一指；若言人文社科，经、管则当仁不让。而单论经济学院之名师，林少宫赫然其列。吾辈孤陋寡闻，久居喻园而不曾稍闻林先生之名，问及旁人，亦皆言不知也。迨及查阅资料，多方访问，方知喻山之下，华工园内，近在咫尺，有此经济学大家藏焉。

林少宫者谁？国际计量经济学界权威、新中国计量经济学奠基者之一也！

先生早年留学美国，于伊利诺伊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与著名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赫维茨(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相与为善，交情甚笃。其时年纪虽轻，而声名已扬。

学成之后，先生毅然辞去美国大学教职，回至祖国，栖身喻园，专注于数理统计学之引进、研究与教学。其《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一书，填补国内空白，并作为工科院校教材使用20余年。而今，计量经济学在中国迅速发展，应用广泛，有先生当年引进、奠基之功。

先生治学严谨，学养深厚，成就斐然，于计量经济及数理统计学科贡献甚大。然先生伟绩不仅于此，更在教导有方、育人成才。先生从教五十年，桃李满天下，其中数十名研究生已成为知名经济学家，弟子田国强、艾春荣、谭国富、徐滇庆等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十分活跃，海外已然兴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群现象”，令人刮目相看，争探其原因所在。

先生出身名门，又居功甚伟，本可从容度日，安享晚年。然其兀兀穷年，唯知治学育人奉献社会，而从不为一己之事索取于人，以年老不能再致学问之道为愧，令人感慨。先生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不求闻达，耕耘喻园五十余年，甘受其默。然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知先生品行学问者，谁不交口称赞？弟子每每言及先生，皆敬其行事，念其恩情，感慨良多。

而今先生年已八十有六，气力稍减，患恙休养。吾辈欲拜访而不得遂愿，诚为憾事。

林少宫

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和数理统计学家，新中国计量经济学奠基者之一。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顾问兼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1922年生，广东信宜人。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学系，1952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地顿大学任讲师。1955年至今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数量经济系、经济学院任教。历任华中工学院教授、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现代统计研究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概率统计学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译著10余部，代表作有《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农业试验正交设计》、《简明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微观计量经济学要义》。

林少宫：耕耘半世 奉献一生

□本刊记者 胡素青 魏贵芳

出身名门 未忘忧国

八十六年前，林少宫先生出生于广东信宜的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林兆蓉是同治庚午科举人；祖父林达是秀才，祖父的三个兄弟分别是廪生、监生、贡生；叔父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曾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林少宫，少年时期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他自幼聪明好学，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之后，受到身为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的姐夫崔明奇的引导，林少宫对数学和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940年，18岁的林少宫考入了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抗战时期的重庆条件艰苦，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热情。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47年，林少宫心怀报国梦想赴美留学，先就读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统计学专业；后进入伊利诺伊（Illinois）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52年获得哲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读书期间，在两度同窗好友(重庆中央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杜度的引荐下，林少宫结识了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赫维茨(L.Hurwicz，1990年获得美国总统科学奖，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莫迪利亚尼在去世前两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还回忆了他们当时许多“有趣的共同经历”；赫维茨为了他们之间“近半个世纪的亲密友情”而于2000年来华中科技大学进行第三次访问，并参加了林老领军的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的成立典礼。作为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林少宫得到其博士论文导师的如下评价：“相对其后来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堪称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杰出学生。”

毕业后，林少宫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当时，出于对林少宫研究能力的肯定和信任，统计学界、经济学界和数学界公认的大师——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霍特

林(H. Hotelling)教授希望他到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工作与学习。这本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但国内有两位他一向十分敬重的人物都鼓励他回国工作。一位是他的姐夫崔明奇教授，姐夫在信中说："国家现在不仅需要千百万统计人员，还需要大量培养统计人员的学者。"另一位是对他一生影响甚大的叔父——时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林砺儒先生，他在信中说："你回来，不知道有多少工作在等着你。"想到出国时"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誓言，在知心伴侣吴驯叔（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爱女，蒋介石干女儿）的支持下，毅然于1954年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现代经济学一直被视为是"庸俗"的、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诡辩的资产阶级学科。所以，经济学出身的林少宫回国后并没有得到重用，教育部官员首先把他分配到新疆民族学院。然而，即便如此，林先生和夫人欣然接受而无怨言。幸好，当时碰巧新疆民族学院的院长正在教育部办事，看了林先生的材料之后，对他和教育部的官员说明了情况。他虽然很需要林先生这样的老师，但还是认为林先生到新疆只能讲一些中学数学，是巨大的人才浪费，所以希望教育部和林老认真考虑。时值华中工学院刚组建不久，于是，他便被重新分配到华中工学院数学教研室(数学系前身)工作。1957年反右之前，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曾计划调三、四个人到他那里搞运筹学研究，林先生便是其中之一。钱学森当时想把他调到清华大学，但在中科院工作，清华大学透露调令即发，然而不久"反右"就开始了。从此，他便久居于喻家山麓直到现在，期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奉献毕生的心血。

引进新学　奠定基础

回国后的二十几年中，虽然国家不重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林少宫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学问上的努力。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为数理统计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六十年代，国内统计界人士对统计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林先生为了在国内普及统计学知识，编写了《信息论讲义》、《序贯分析（决策）的发展与应用》，但因出版社声称没有审稿能力而未予出版。虽然如此，他还是为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做了多场特邀报告。1958年，林少宫出版了《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一书，填补了该学科的空白。该书曾作为工科院校教材使用了20多年，到1980年第二版已印刷7次，并且无形中成为随后出版的许多数理统计教科书的编写模式。

实（试）验设计是数理统计的一个专门领域，析因设计及其部分实施又是实验设计中的极具应用性而比较抽象的一类理论成果，然而鲜为人知，中外皆然。七十年代，林少宫推广应用正交设计，在武汉市化工研究所取得优异成绩。其后，根据实际应用经验，利用极差代替F检验，与吕梓琴合作，成功编制了"正交实验极差临界值系数表"，大大加速了实验的分析与计算工作，在我国广大工农业生产实验中被广泛采用，随即被三机部编入《应用数学成果巡回展览》。林老除撰写了农业正交实验系列论文9篇，并因此获湖北省统计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此外还撰写了大量其他领域的正交设计论文和一本专著。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代经济学开始在国内逐步得到重视和推广。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为期7周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这成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林少宫和李楚霖老师参加了此次培训班，并担任翻译工作。

这次培训结束之后，林少宫深感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培养学生的必要性。可是，在1980年，中国人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没有教材，没有教学大纲，连这门课应当叫什么名字都没有确定。开这门课就好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有相当大的勇气。林少宫凭他30多年前的记忆，加之在北京西山计量经济学讲习班上搜集的一些材料，率先开设了这门课。华中工学院从而成为国内最早开始现代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高等院校之一。为了获得资料，他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从国外带回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教材的影印本。也正因如此，国内现在流行的一些计量经济学教材，林少宫早在20年前就开始用其英文版为学生授课。1982年，他翻译出版了《应用概率》上下两册。受到这些著作的影响，传统的统计学会开始重视推断统计，并强调抽样的随机性和概率论的应用。

育人有方　创造奇迹

1980年，林少宫开始招收经济数学专业的研究生。

当时，这在国内是首开先河。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林少宫便尽可能借鉴国际上经济学教育理念，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培养方案和措施。他的第二届数量经济学研究生谭国富说，林先生在教学方面注重经济学基本理论，强化经济学数理基础训练，重视学术交流和教育国际化，以及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特色鲜明。

林老的很多研究生毕业于数学系，对经济学知识几乎毫不知晓。针对这种情况，林老因材施教，首先强化对经济学，尤其是现代经济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学习。除了亲自教授一些现代经济学基本知识外，他还广邀校外名师为学生讲授西方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等。

作为真正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林先生深知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针对数量经济学专业的特点，特别强化了数理知识及其在经济学应用中的系统教育，特地安排了几个学期的数理课程。同时他还邀请一些著名教授来开设数量经济学高级课程。这些数

理训练使学生迅速掌握了经济学研究工具，为他们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先生认为在学术研究中，获取信息和交流经验非常重要。因此，他非常重视学术交流，除了邀请国内学者外，包括赫克曼（J. J. Heckman）、麦克法登（D. McFadden）、恩格尔（R. Engle）以及赫维茨（L.Hurwicz）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些交流不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同时使他们结识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对他们后来在美国深造有很大帮助。更重要的是，林先生还积极倡导并大力推行教育国际化。他深知，我国经济学研究落后的局面，只有依靠和主流经济学教育接轨才能改变。因此，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推行国际化教育。对某些主干课程，林老师身体力行，坚持用英语授课；教材和教学内容也尽可能和国际一流学校接轨。他上课大多采用国际通用教材或讲义，其中有些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有些是国际著名学者讲学时赠送的。多层次学术交流和全方位国际化，增强了学生对经济学的理解和研究工具的掌握。大量课程和国际接轨，减少了到国外学习的转换成本，使得他们容易深入到学术前沿。

林先生非常重视学以致用，在研究生培养中安排了大量的实践课题。包括安排他们到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参加关于中国经济投入产出分析的课题；参加湖北省武汉市政府组织的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估计预测的课题；等等。通过这些课题，学生们了解到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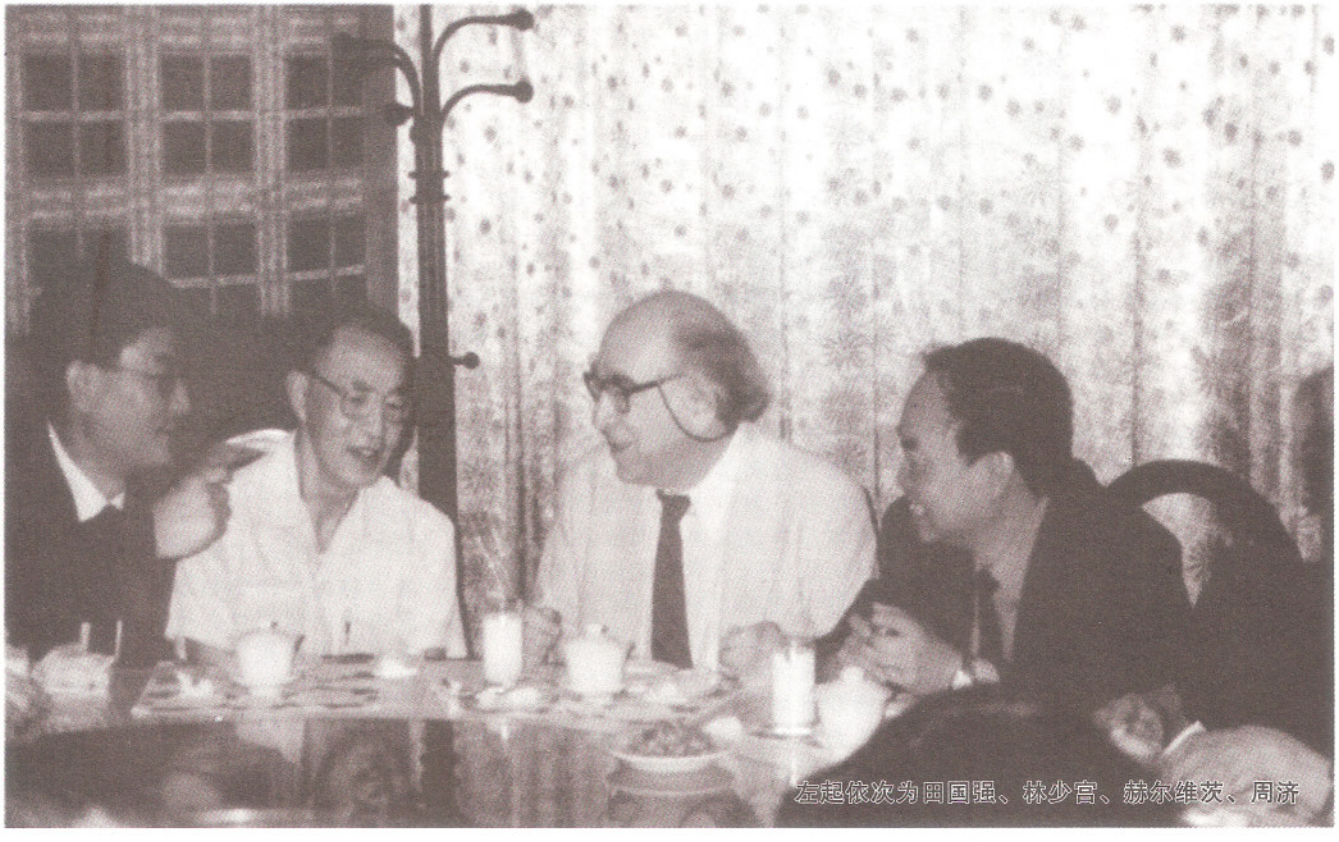
为了让他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能对国外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有充分的了解，林少宫于2000年联系海外校友，在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并根据弟子田国强教授的倡议，借鉴武汉大学的经验，创办了经济学-数学实验班，以该中心为阵地，聘请国外一流经济学家，来这里交流、讲学或访问，致力于经济学前沿发展研究和现代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林少宫还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国外取得一定学术成就后，回校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所属领域的前沿进展。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措施，二十几年来，林先生培养了近百名研究生。其中，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就有数十名之多，包括现在国外担任教职的徐滇庆、方振民、艾春荣、谭国富、宋敏、刘安平、文梅、尹东平、刘立群、李东等一大批活跃在当今世界经济学家的学者，形成了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奇迹的“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群现象”。

苛己厚人　淡泊名利

林少宫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境比较殷实，夫人吴驯叔又是名门之后，本可过上富家优裕生活；即使凭借自身的学术贡献，也可以提出要求享受优等待遇。然而，林老一生从不计较这些，一直与吴老过着平淡朴实的生活。

从教五十年，林老从不向学校、向院系提过私人要求。在美国的时候，林老曾是“有车一族”，但回国后，他从不提及此事。直到2007年，二老仍住在70平方米房子里，家里至今也还是50多年前的家俱。



左起依次为田国强、林少宫、赫尔维茨、周济

随着年纪的增大，林老和吴老的身体状况不断下降，三个儿子又都在美国，经济学院费剑平副教授曾经多次建议请保姆，但他们一直没有答应，林老总觉得自己能行就不要麻烦别人。直至吴老住院，他们在没有通知别人的情况下，自己请了一个全天候的保姆。2006年武汉的冬天特别寒冷，八十多岁的吴老很不习惯，并且卧病在床，可他们仍舍不得用暖气取暖。因为林老觉得这样很浪费。林老怕学生们劝他，干脆把的“充气卡”藏起来，并嘱咐保姆不能让学生为他们缴费。林老夫妇自己对环境和条件可以百般忍受，却唯恐给别人带来一丝不便。因此，学生们很想为他做点什么事情，却常感到无能为力。

对于别人，林老却极为慷慨，竭尽所能去帮助。他的学生出国留学，他会热情推荐，并联系国外亲人予以照顾；同事工作中遇到了问题，他会不辞辛苦热心帮忙。他的帮助是一种纯粹的单向帮助，不仅不求回报，而且力求不留痕迹，不让对方难堪或有心理负担。副教授费剑平与他合作翻译经济学著作多年，情谊深厚，但外人看上去，而二人除了翻译时，并没有表现的格外亲密。林少宫平时有事，亦很少麻烦他。但费剑平结婚之际，吴老亲自作画，并装裱赠送；费长子出世，林老携夫人转遍华工市场，为他买得一套衣服和毛毯。

林老还慷慨助学，奖掖后进。2002年，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L.•麦克法登共同发起设立了“麦克法登—林少宫经济学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德优良、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及翻译稿酬32000元捐赠为奖学金，还动员他的三个儿子和学生为此捐赠。

林老一生淡薄名利，为人低调，不愿意把时间用于应酬，为此还留下许多“笑话”。国家某局长曾慕名拜访林老，时至中午12点半，见林老仍不提吃饭之事，便试探性地问道：“林老，这么晚了，我就请你吃午饭吧？”林老的回答语速虽慢，却似有准备：“我也不请你，你也别请我了。”

林少宫教授与夫人吴驯叔

情趣高雅 家庭和谐

在生活中，林老又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温文尔雅，多才多艺，喜好小提琴演奏。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于读书，每拿到一本好书，林少宫都会迫不及待的一口气读完。他请经济学院的图书室在新书到来的第一时间通知他。即使生病住院，他也还不忘把书带过去。

另外，林老一生热爱网球运动，直至80高龄仍与朋友或学生上场对阵，而且球技超群。在20世纪70年代，华中工学院还没有网球场，他便与朋友一起在周末骑自行车30公里到新华路体育场打球，车上载着夫人，可见其兴致之高昂。后来，在林老的建议下，原华中工学院修建了中南地区最好的一块土地网球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网球场在全国大学中仍居领先地位，网球运动的爱好者也明显多于兄弟院校，这与林老的带动和游说有很大关系。

林老与夫人吴老五十年代初在美国相识，几十年来感情一直很好。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妻子一般都会尊重他的选择，比如当初放弃美国的优裕生活毅然归国，就得到了吴老的大力支持。回到国内的艰苦生活，吴老也没有怨言。当然，吴老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不太会做家务，林老就主动承担。每有针线活，比如钉扣子或者一些缝缝补补的小事情，都由林老负责。他经常下了课就拎着一个旧公文包去华工集贸市场买菜，学生还因此笑话他。

琐碎自有大天地，细微方显真性情。当年华工没有网球场的时候，林老每次去新华路打网球，单程两个多小时，都用自行车载着夫人往返。林老的邮箱名linwu，乍看之下不知所以，仔细端详才知是二人的姓氏缩写，蕴含着深厚的感情。

林老家里气氛开明民主。作为经济学界的公认大师，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继承父志。在外人看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林老不以为然。他不干涉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

只是近两年，两位老人身体情况都不太好。林老视力听力下降得厉害，与人交流十分很困难。今年国庆节期间，人大经济学教授梁晶来探望，林老很伤心：“我不能看书，什么也不能做了，我是一个废物。”梁晶闻言，潸然泪下。

采访之际，林老正住在医院，吴老身体也欠佳，无法接受采访。记者只好邀约其亲友学生，讲述其人生梗概。在此，记者衷心祝愿两位老人能够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本文得到了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邓华和、副书记刘雅然、副院长唐齐鸣、副教授费剑平以及学工组王伟博等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老师，林少宫

□本刊记者 宫玉斐

在采访中，费剑平老师说，“林老觉得，如果写得贬低了他，他不会计较；但是如果有一点点夸大了、拔高了他都会很不舒服。”我们严守林老严谨、朴素的信条，不加名号、不赘溢美之辞。在与他的学生和同事的对话中，走近林少宫老师。

育人如斯

华中大导师：海外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群现象”，大部分都是林老师的学生，您作为林老师的学生，对他育人方面有什么样的深刻印象？

唐齐鸣：林老是真正的大师，为人、做学问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林老一直以来能把握国际学术方向、关注前沿问题，按照国外的模式进行教学，对课程设置、教材引用方面都有非常清晰的把握。我记得第一次跟林老师一起做课题时候，是在八十年代末，林老师严格地要求我们读原版外文文献，定期一起讨论。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看原版的书或研究文献，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收获很大、对课题研究的帮助也很大。现在我们教学也是效仿林老师的做法，让学生尽量了解国际一流的教学和研究动态。

林老天天读书，只要图书馆有新书、新资料一定第一时间去看，也让海外的朋友学生寄来最新的材料。他了解到前沿的杂志就让图书馆订，让学生去阅读。后来他的很多学生在海外作出突出的成绩也得益于扎实的数理基础、经济理论以及在国内时对英文文献的阅读。

华中大导师：林老师在教学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风格方式？

唐齐鸣：他对学生要求比较严

格，要学生了解国际研究前沿，做事非常认真，教学、研究都是。林老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产生很大影响。我们现在也是，一门课教了再多次，每次上课前也要认认真真地备课；对待学生论文也是，要像林老师那样严格、认真。

记得我写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对论文的要求、规范化的格式把握不准，林老师当时给我很多指导，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他的国学功底深厚，文笔非常好，语言精练，一般人都不可企及。论文经林老修改后完全不一样。

林老师人很温和，很宽容，很少批评人。他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感召学生，学生们都不自觉地以他为榜样，认真、踏实做学问。

这样，林老师培养出田国强、艾春荣、谭国富、宋敏、刘安平、文玫、尹东平、刘立群、李东等知名专家学者。但林老并没有把好的人才留在身边，而是大力将他们推出去，有机会有条件都让他们出去深造，让学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一个导师来说也是很可贵的。

治学如斯

华科大导师：林老师在我校组建数量经济学专业时是怎样的情况？

唐齐鸣：1987年，我跟随林老师、李楚霖老师、吴燮和老师等一起从数学系转到当时的经管学院，组建数量经济学系，创建数量经济学专业。我国在数量经济学领域起步比较晚，这样做也是为了推动国内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当时克莱因等很多国际知名学者来中国办数量经济学的讲座时国内都是林老师做翻译。建系以后开始招收数量经济学本科生，随后招收数量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李东就是当时第一届数量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毕业的。

华中大导师：林老师后来在促进学科发展上有哪些特别的主张让您印象深刻？

唐齐鸣：林老师后来提出要把海外校友的力量利用起来，建立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推动国内数量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组建本科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培养高水平的本科生。这个主张得到当时周济校长的大力支持，他几次参与我们的讨论。2000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L.Hurwicz）也应邀参加了成立庆典，并受聘为该中心名誉教授。研究中心建立以后，除了李楚霖老师和我以外，艾春荣、田国强、宋敏等都在中心兼任副主任职务，定期回来做讲座。在第一届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培养过程中，艾春荣、田国强、宋敏、李东等都还回来担任这几门课程的老师。林老师是为培养人才，让学生可以在国内一流大学继续深造或者出国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林老还在国内首介建立“计量金融学”，在学术界受到了积极的响应。

2002年，在林老的倡导下，经济学院举办了“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艾春荣联系到他在国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麦克法登教授，我们学校和中国社科院共同发出邀请，请麦克法登教授出席“中国计量经济学年会”和“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并作学术报告。讲习班完后，他把在中国讲学得到的所有的酬金都留在经济学院，加上林老的部分稿酬，建立了“麦克法登——林少宫奖学金”，资助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第一届奖学金颁奖的时候，当时的樊明武校长还亲自来参加颁奖仪式。林老还号召三个儿子和海外学生捐钱，扩大奖学金金额。

华中大导师：林老师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哪些做法，您觉得非常卓越？

费剑平：林老师开始是在数学系教公共课程。后来60年代——当时中国的统计学还处于空白期——开始讲统计学并且引进国外最好的统计学教材。他自己写了《信息论》一书，用到一些统计学的方法。但是当时国内统计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基本没有人听说过，出版社审稿能力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出版。最近，林老师想起这本书，想要丰富完善再出版，但是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

我1998年开始协助林老工作，至今引进上千万字优秀的计量经济学著作。现在有点后悔当时没有跟林老好好学习。只能不断地问他，麻烦他。这些工作都是想要帮林老实现一个愿望，就是让中国最有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教材都来自华中大。

起初林老做这个工作是由于中国在这方面很缺乏，他要为全国的读者负责，想让学生有更系统、更多的选择。交给别人做不放心，所

林少宫先生与夫人合影

以亲自来做。林老做事非常认真，非常严谨。他能把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前后出现的地方对应起来，注意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前面用的一个术语，后面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用了另一个术语他都能发现。有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区别的东西他都很计较。比如在统计学里的“标准误”“和标准差”，英文里是standard error（对总体而言）和 Standard deviation（对样本而言）。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区别，他认为这是致命的错误，就要求我们一定不要错。

华中大导师：林老这几年还在关注学院发展吗？

唐齐鸣：林老一直非常关注学院发展，2007年，经济学院新大楼建起来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还是亲自来到院里，到自己的工作间去看了看。他一直很关心学院发展、学术建设方面的事情，经常打电话对学科、学院发展和海外人才的引进提出建议。

为人如斯

华中大导师：生活中的林老是怎样的？

唐齐鸣：林老一辈子为人正直，朴实，处事低调，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林老师常做家务，买菜、针线活、打扫都是自己来。我们以前笑他总拿个旧包包到集贸买菜。任何时间去林老家，桌面上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林老一辈子看书、学习。这几年眼睛不行、耳朵也听不见，不能跟人交流，这是他最苦恼的。只要能看见他都坚持看书，住院都把书籍、学生的论文带到病房里去看。

华中大导师：林老师在为人处事方面是怎样的，有没有哪些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费剑平：林老的人品有口皆碑，无不赞叹。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不计较任何得失。

他很少花时间吃饭应酬，无论这个人级别有多高。以前我们国家有个厅局级干部，很少到高校拜访学者，但是慕名来拜访林老。到了中午，见林老不提吃饭之事，便说道：“林老，我请你吃午饭吧？”林老说：“我也不请你，你也别请我了。”

他只关心一点就是学术，只有学术可以激励他。80多岁时，我们从美国拿回一本原版书，他立即拿过来一口气读完，而且看完书一定要写文章。觉得自己了解越多心里越踏实。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物质生活对他刺激不了。

林老不肯给任何一个人添任何一点麻烦，哪怕是对自己很重要，对别人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唯恐耽误别人一点点时间。

有时候下雨，他要搭车去看住院的老伴，完全可以叫个同事把他送去，但是他没有，就是自己走到校门口，然后打车去。其实就是几分钟的一个事情，他都不肯。自己再苦也要自己完成，不麻烦任何人。

2006年我刚回国时，跟他聊天，说在美国开车开习惯了，想买辆车。他当时就说要资助我两万块钱，担心我买不起。他说买车太有必要了。我这才听他讲起以前在美国开车的经历，当时他的车技还不错，可是回国以后却再也没摸过车了。尽管如此，他完全没有抱怨的语气。当时我说，买车除了为自己，也为了林老需要的时候帮他的

唐齐鸣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先生

忙，所以每次去都把电话留给保姆，让他们有任何需要给我电话，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接到一个电话，没有接送过他一次，哪怕是到校医院。

2006年冬天的时候学校供暖，保姆说林老试了一下，观察了暖气表一天，觉得很贵，太浪费了不肯烧，最多只烧一个房间。我听了很生气，我说你把卡给我我给他充，但是第二天，他就把卡藏起来了，不再让保姆动。

他不麻烦别人，但是自己可以不辞辛苦地帮别人做事情。有时我随口说要找一个文献，他就可以查遍书橱所有资料甚至打电话到美国问。我的小孩出生，林老知道后跑遍华工的市场给小孩买浴袍。我非常感动。

老师如斯

华中大导师：近几年林老的状况您了解吗？

费剑平：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健康，2001年之后林老开始出现听力问题，后来视力也出现问题，在对面都很难看清楚。随着年龄增大，其他的症状也慢慢出现，比如记忆力衰退。他听不到声音，不能辨别自己的声音是高是低，是轻是重，长期听不见说话，语言能力也在退化，行动也很迟缓。

之前，他的夫人就说，不要不服老，你这个年龄不适合承担这么多工作。林老总还自信有能力，还能做。直到视力出现问题。

“十一”我和梁晶一起去看望他时，他说了一句让我们都非常痛心的话，他说：“我现在听不见了，看不见了，我是废物了。”在他的价值观里，一个人不能干活、不能看书了就是废物了。这句话让梁晶教授哭了一场。

华中大导师：您觉得林老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费剑平：林老总觉得自己一辈子没做什么。但是在我们心目中他不亚于院士做的贡献。他填补了中国计量经济学的空白。担任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数理界、统计学界都很推崇他。

他做了很多引进工作，原创工作少。现在很多人觉得引进工作没有原创工作价值大，但是他不计较，他觉得在当时的中国，引进工作是比发表几篇对学界影响不大的文章要有价值的多。而事实也证明，他做的基础性、普及性的工作是对中国发展推动更大的工作。如果他不这样做，也不会有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不会有中国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科如今的发展。假设当时他没有做，到八十年代再开始做，开始培养老师，那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学生的培养？他做了一些在别人看来默默无闻、无所谓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对社会非常大的工作。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后来应用于农业发展，产生非常大的社会效益。社会可以低估他，但是聪明人不可以。华中大导师

唐齐鸣：

女，2002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金融系主任；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学、计量经济学。

费剑平：

男，生于1972年，2003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2008年被评为“我最喜爱的导师”之一。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华中科技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谈林少宫先生

□本刊记者 魏贵芳 整理

五十多年来，林少宫教授一直默默耕耘在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片沃土上。他不仅身体力行，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贡献智慧，更为可贵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倾注毕生精力培养人才。他以敏锐的眼光发掘可塑之材，悉心教诲，尽心提携。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华中科技大学涌现出了一大批活跃于世界学术前沿的经济学者，包括田国强、谭国富、艾春荣、徐滇庆、刘安平、宋敏、李东、文梅、方振民、尹东平、刘立群等，被经济学界誉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群现象”。

尽管自己学术成果丰厚，林少宫教授从来淡然处之。真正让他欣慰和自豪的是学生们一个个不断取得成就的喜讯。在他看来，学生的进步是自己最大的快乐，他的愿望就是把学生培养成超过自己的优秀人才。

林少宫教授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包括他学生在内的全社会人的敬重，感染着每一个从事经济学教育的

工作者。2007年，怀着对林少宫教授的敬意，致力于促进、提高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人民大学梁晶工作室，策划了一项活动，邀请林少宫教授的数名得意门生讲述自己从学林教授的经历和感受，以期通过他们发自肺腑的文字以加深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敬仰和尊重，希望中国经济学界能够有更多像林少宫教授一样的先生、伯乐和人梯，早日让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跻身世界前列。

本刊怀着同样的敬意，策划、采写了本期介绍林少宫教授的“喻园名师”栏目系列文章。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林教授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记者特从林教授的弟子们回忆恩师的文章中摘选部分文字，加以整理，形成本文。

谭国富：林老师贡献很大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育家，林老将现代经济学教育和我们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将经济学和数学教育很好地结合，在较短时间内，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使我们具备了进一步深造和直达学术前沿的能力。即便在目前的教育条件下，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贡献和意义也是相当大的。这对当前经济学教育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启示。

早年，林老积极从事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著作都是第一次在国内出现，影响了当时许多年轻人。近年来，林老师年事已高，但依然为经济学教育耕作不辍。我也注意到常有老师的译著等科研成果问世。这些工作背后，都凝聚了林老师对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盼。这也不断鼓励我潜心学术研究，并为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更多成果来回报老师的培养。

谭国富：著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拍卖机制设计理论与应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等方面，曾在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近30篇论文。1982年成为林少宫教授的第二届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至199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博导。

田国强：至今保留林老评语

在林老师的悉心指引和传授下，我成为他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并由此开始踏上了研究现代经济学之路。我的硕士论文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是经济计量模型

谭国富教授

的识别问题。此前，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由国际顶尖杂志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主编、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费歇尔（Franklin Fisher）教授写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我读后深受启发，才写出了那篇论文。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硕士论文写作及日后做研究都具有很大影响，老师对我的硕士论文无论是从开题，内容，文字都给予了非常详细地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发展和推广了计量经济学文献中关于联立方程组识别问题的已有结果。我不能忘记老师的鼓舞和鞭策，至今还保留着他为我写得满满一大页的评语。

这篇论文当时曾寄给费歇尔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并给予了长达三页的评论，这使我对做研究的信心大增。此外，我还利用硕士论文的基本内容发表了三篇英文和一篇中文论文。我能在硕士毕业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与这篇硕士论文有关，与林老师、张培刚教授、李楚霖教授的联合推荐也是分不开的。

田国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数理经济、转型经济等领域研究卓有成绩。在对1990-2000年全球著名1000名经济学家的出版物与被引用次数进行中分别列第282位与第504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分别为第4位与第6位。1977年考入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随后转到数学师资班；1980年成为林少宫教授的首届经济数学研究生。198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清

林少宫先生与学生田国强在从教五十周年庆酒会上

华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德州A&M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博导。

艾春荣：林老师是我事业的奠基人

八十年代初期，华中工学院是全国少数几个引进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单位之一，也是少数几个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单位之一。在林老师和田国强师兄的积极推动下，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章获得者费歇尔（Franklin M.Fisher）教授应邀来华工讲授微观经济学。我被指派给费歇尔教授作口头翻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这个连收音机都买不起的穷学生，英语能力并不比其它同学好，是如何被选中的。

艾春荣教授

既然被选中，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发现许多时候，我根本听不懂费歇尔教授所讲的内容，于是装模作样地胡诌一番，心想坐在下面的老师和学生可能也没听懂，应该能蒙混过关。事实上在座的有一位是什么都听懂了，自然也听出我翻译错了，他就是林少宫老师。但林老师既没有批评我，也没有向其他任何人指出我的错误，更没有撤换我。相反，他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持和鼓励，对于一个初出道的青年学子，是何等的重要啊！幼苗在成长初期是最需要呵护的，也是最容易夭折的。设想，如果当初林老师对我进行善意地批评和指正，我的信心极有可能受到打击，从而一蹶不振，恐怕就无法成就现在的我了。知识渊博的林老师，深谙育人的道理，在这关键的时候，像保护幼苗那样呵护我，给我成长的空间，并让我借此机会结识了费歇尔教授，为我后来进入世界顶尖经济学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林老师的信任和帮助，就不能建立我个人的自信，就没有结识费歇尔教授的可能，也就没有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可能，更没有我今天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林老师是我今天事业的奠基人。

艾春荣：国际一流经济学家，在微观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半参数计量经济方法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在1994～1998年世界经济学家排名500强中居第279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7位。1978年进入华中工学院数学师资班学习，1982年攻读经济数学专业，师从林少宫教授和李楚霖教授。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石溪纽约州立大学。现任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统计系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长江学者、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职教授、博导。

徐滇庆：林老师支持经济改革政策研究

林老师不仅非常关注纯理论的学术研究，并且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推动经济改革政策研究。

2000年，我在北京参与了长城金融研究所关于开放民营银行的研究。林老师立刻对这项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支持。他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改革成本沉淀在银行体系中，在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潜伏在银行中的不良贷款就可能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麻烦。要趁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赶紧改革银行体制。创建民营银行就是在摸索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制度上创新。这件事情早晚要做，晚做不如早做。林老师亲自出马和武汉地区的一些企业家联络，推动民营银行试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民营银行试点没有在武汉出现，但是，林老师依然时时

徐滇庆教授

关心其他地区民营银行试点的进展情况。

徐滇庆：著名经济学家，被称为“民营银行之父”。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等，已在国内外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发表各类文章几十篇。1981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1984年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论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博导。

宋敏：林老师对我的两个影响

林老师不光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对我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有着深刻与持续的影响。

老师对我的最大的影响莫过于老师的人生态度与追求。五十年代初老师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毅然返回新中国。从归国至今，老师已从事教学与研究逾半个世纪，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学术人生”境界。但熟悉老师的人都知道，老师生活朴素、为人低调、从不争名争利。同时老师对同事和学生又极为关心。记得我当年申请去美留学时，老师热情为我推荐，并在推荐信中字斟句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得知我荣获美国俄亥俄 卅立大学全额奖学金时，老师欣喜万分。考虑到我只身去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老师主动提供他在美亲人的联系信息，拟在必要的时侯给予我帮助。

老师对我的第二个影响是他提携青年学子的伯乐精神。老师从教逾五十年，弟子众多，学术影响巨大。老师的许多学生，如国强、滇庆、国富、春荣、文梅等，现在都活跃在国际经济学界。在谈到他的学生的成就时，老师总是以学生的成就为荣。老师对他的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爱护有加，让学生们感到了无比的温暖。老师的长者风范，让学生们感受了一种大家庭式的团结与友爱。学生们都极为珍惜这种师生与同门情谊。受老师影响，我本人也对研究生教育极为关注。在美国、香港、与内地，我都有自己的博士生，其中大部分服务于学术界。知识的传播、学术的影响，也许就是通过这一代代莘莘学子的传承与创新而发扬光大的。

宋敏教授

宋敏：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在该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入选2002年世界经济学家排名500强。1982年考入华中工学院应用数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林少宫教授。1991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系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教授、博导。

李东：林老师帮人不留痕迹

林老师衣着朴素而简洁，经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而且不得不提的一大特点就是林老师经常穿皮鞋而不穿袜子。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曾经开玩笑说：“林老师这样穿大家觉得有风度，如果我这样穿大家就该笑话我了。”那时的林老师更像一个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的学者。

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主要是跟李楚霖教授作数理经济方面的研究。不过当时我们系很小，研究生也不多，所以我与林老师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1994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林老师推荐我去香港非公派进修。但是那时去香港的手续极其繁琐，而且当时在华工也没有非公派去香港的先例，所以阻力特别

李东教授

大。林老师亲自给校领导写信，并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我才能以公派自费的名义成行。后来听说学校的好多年轻人也是循此先例赴香港进修。如果不是林老师出面斡旋，我肯定是去不了香港进修的。但是林老师所作的这些工作，我却是从别人的那里知道的，而林老师只是在学校已经初步同意之后才通知我说学校可能会同意，只字未提他所做的工作。

林老师不仅乐于帮助学生，而且帮人不留痕迹。当时因为要去香港进修，所以要向学校缴纳一笔留校的违约金，我一时经济有些紧张。林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之后，正好有人请林老师推荐一个人把一篇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并付稿酬，林老师推荐了我。我先把稿子大致翻译了一遍之后，林老师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心血作了极其细致的修改和编辑，但是林老师却让我收下了所有的酬金。坦率地说，我当时应得的公平报酬不应该比一个打字员多多少。

很多年之后，我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当我回想起林老师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更强烈地意识到林老师这种单向的帮助，不仅不求回报，而且力求不留痕迹，不让对方难堪或有心理负担，是一种何等崇高的道德情操。林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更像父母，而不仅仅是老师。

李东：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计量经济学、卫生经济学以及金融经济学，已在国外该领域的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1991年华中工学院数学系毕业，继续攻读数量经济学研究生，师从林少宫教授。2000年获得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经济系终身副教授。